

解密三國史講義第十六講：曹丕篡漢——漢魏禪代的權力重構與正統塑造

一、東漢的衰微與曹操奠基

東漢末年，就是一個「亂」字當頭。從桓帝、靈帝開始，宦官專權把朝政攪得一團糟，黨錮之禍讓士大夫階層分裂，黃巾起義更是直接動搖了帝國根基。中央權威蕩然無存，地方豪強割據，漢室名存實亡。

1. 這時，曹操以「挾天子以令諸侯」為策略，表面上是「奉天子」，實際上建立了霸府政治。通過軍事征伐和行政改革，他一步步控制朝政，把漢獻帝變成了傀儡。建安十八年（213年），曹操進封魏公；建安二十一年（216年）又升為魏王。這一切，都是為後來的禪代埋下伏筆。簡單來說，曹操用二十多年的時間，給曹丕留下一盤「唾手可得」的大棋。

2. 曹丕繼位的合法性危機

建安二十五年（220年）正月，曹操病逝於洛陽，曹丕順利繼任魏王。但他面臨兩大挑戰：

◆鞏固內部權力：曹操留下的班底雖然強大，但人心不齊。宗室兄弟如曹植、曹彰，還有士族老臣如賈詡、司馬懿，誰知道會不會暗藏異心？曹丕必須迅速穩定內部，穩住這艘大船。

◆建構正統理論：漢室雖然衰敗，但「漢」這個招牌在老百姓和士大夫心中仍有分量。曹丕如果赤裸裸地靠武力奪位，難免被罵成「篡賊」。他需要一套說法，把自己包裝成「天命所歸」的正統皇帝，而不是靠拳頭硬搶來的。這場權力遊戲，表面看是繼承，實際上是重新洗牌。

二、禪代過程：儀式、推讓與天命論述

1. 祥瑞、讖緯與輿論造勢

曹丕要篡漢，單靠刀槍可不行，還得靠「輿論」。當時的人相信天命，祥瑞和讖緯，就是最好的宣傳工具。左中郎將李伏率先跳出來，上表說最近黃龍現身、麒麟出沒，這是「天命轉移」的徵兆，還說「魏公子桓」符合讖緯預言。太史丞許芝更專業，搬出《易傳》《春秋緯》等經典，振振有詞地說：「代赤者魏公子，天意如此。」這套說法把曹丕捧成天選之子。接著，侍中辛毗、尚書令桓階等輪番上書，把漢末的亂象歸結為「炎精之數既終」（漢朝火德已盡），宣稱民心早就歸向曹魏。這場輿論攻勢，就像現代的「公關戰」，把曹丕推上了道德高地。

2. 三讓三辭的權力表演

禪代的過程可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演了一場「三讓三辭」的大戲，模仿堯舜禪讓的套路，硬是把篡位包裝成了「順天應人」。

◆第一次推讓（十月乙卯）：漢獻帝下詔讓位，曹丕假裝謙虛，說自己「德薄才淺」，婉拒了。群臣馬上回應：「兆民注望，魏王不可推辭！」

◆第二次推讓（庚申）：曹丕上書自比許由、伯夷，說自己只想守節隱退。這當然是演戲，群臣繼續力勸，說他是「天皇貴胄，德配天地」。

◆第三次推讓（己巳）：華歆、王朗等重臣聯名施壓，說再不接受就是違背天命。曹丕這才「勉為其難」，說「天命不可拒，吾當勉力承之。」

這場反覆推辭的表演，既顯得曹丕謙虛，又讓「受禪」看起來是民心所向、天意難違。說白了，就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政治秀。

3. 登基儀式與正統宣告

到了延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（220年12月11日），曹丕在繁陽（今河南內黃）築起受禪壇，正式登基，改元黃初，宣稱「土德承火」（魏取代漢的五德輪轉）。

◆儀式設計：他祭祀天地，燎告五嶽四瀆，借儒家禮制拉高格調；匈奴單于和四夷使者到場觀禮，凸顯「天下共主」的氣勢；大赦天下、改曆法、定服色，象徵新政權的「更始」。這場儀式不僅是權力的交接，更是公開宣告正統理論，讓天下人覺得「魏」不是亂來的，而是天命所歸。

三、歷史影響與三方反應

1. 漢魏禪代的實質與矛盾

表面上看，這是一場「和平過渡」，但其實是曹魏「不流血的政變」。有趣的是，曹丕的正統性依賴漢獻帝的「自願讓位」，卻又要否定漢室的合法性，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——用漢的殼來滅漢，邏輯上很尷尬。

2. 蜀漢與東吳的否定

◆劉備的「繼漢」回應：221年，劉備在成都稱帝，號「漢昭烈帝」，宣稱「漢室再興」，用延續漢統來對抗曹魏的正統性。這是對曹丕的一記響亮反擊。

◆孫權的現實主義：孫權先是稱臣，接受曹魏的吳王封號；222年，他卻反叛自立，改元黃武。他用「建安」年號過渡了一陣子，淡化曹魏的正統地位，展現了靈活的策略。

這兩家的反應，讓曹丕的「天命」說法顯得底氣不足。

3. 禪代模式的歷史延續

曹丕開了個頭，後世王朝更迭，紛紛模仿這種「以禪讓行篡奪」的模式，比如司馬炎代魏、簡直是一式一樣。但這套理論也引來爭議，儒家理想強調「德治」，可禪讓卻被權力操控和踐踏了。後來的史家，像習鑿齒、朱熹，都批評這是「偽讓」，名不副實。

四、學術爭議與現代解讀

1. 是「天命」還是「實力」：禪代的雙重邏輯

學者雷家驥在《資治通鑑 帝王的鏡子》中說，曹丕用「五德終始說」，把軍事勝利包裝成天命轉移，但實際上靠的是曹操霸府的權力。徐沖在《「二十四賢」與「漢魏革命」》中提到，曹丕後來表彰「二十四賢」，試圖把魏國塑造成士大夫的正統繼承者，掩蓋自己寒族出身的事實。這說明，禪代既是天命的表演，也是實力的結果。

2. 史書敘事的政治立場

《三國志》以曹魏為正統，淡化禪代的矛盾；《後漢書》則隱隱同情漢室。裴松之的注裡引用《獻帝傳》，記錄了不少戲劇性細節，比如獻帝被逼宮時的無奈，反映了魏晉史家對這場「合法性表演」的複雜態度。

五、結語：權力重構的虛實之間

曹丕篡漢不是簡單的換皇帝，而是一場「正統理論工程」。他用讖緯造勢、儒家儀典和官僚集團的配合，把軍事霸權包裝成天命所歸。但蜀漢和東吳的反擊，又讓這套說法顯得搖搖欲墜。回頭看，這段歷史告訴我們：權力可以靠武力奪取，但要站穩腳跟，還得靠故事和人心。曹丕的成功與掙扎，至今仍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課題。